

一板退烧药

□陈斌

“收到了，收到了。”群里的最后一个需要药品的发烧病人也拿到了需要的药品，“药品互助群”总算安静了下来。

这个群还是两天前刚刚建起来的，之所以建这个群还是要从两天前的那一份外卖说起。

小孔因为发烧没法做饭，给附近的一家饭店下了一份订单，备注里写着：“我已发烧，请做好防护，谢谢。”半小时之后，她收到了这份外卖，出乎意料的是除了饭食，旁边还附带了一个小袋子，里面是一板退烧药，外加一张纸条，潦草的字迹写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药品，如果需要最好，如果你药品足够请转给需要的人。”在数日和病魔的抗争中，她一直点外卖，却没有一次如此受感动。

小孔家里倒是药物齐备，但受这次感动，她想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她把自己需要的药品份额留好，把多出来的几板退烧药，分成了

几个小份，用透明胶贴在楼下的入户玻璃上，并用酒精喷了几遍进行了彻底的消毒，上面贴上纸条：“任君取用，请留给最需要的人。”拍照之后，发在了业主群里。有人拿药后对小孔说让她一定做好防护，还有很多人想要给她钱表达谢意，她都给拒绝了。看到互助群里有需要的人吃了药以后成功退烧了，这就是对她最好的回报。小孔马不停蹄地送药，手中的药物也逐渐见底。

小区里新冠病毒感染者日益增多，很多人都在社区群里发出了抗疫物资的需求，各种各样的社区通知、生活信息和求助信息混杂在一起，也让互助这件事情变得极为混乱。小孔发现小区群里有需求还是很迫切的，便想到再成立一个专门“小区求助群”，二维码一贴出来，手机就“叮叮叮叮”响个不停，群从原来的两个人，不到一上午的时间就扩展成了200多

人的大群。从体温计、消毒液再到N95口罩，大家互通有无，用各自的储备进行了交换。“要加强营养，增加免疫力”“每天要开窗通风”除了求助信息，求助群里还转发着防疫知识和各种注意事项。

送药的图片在朋友圈转发之后，所有的朋友都为小孔的善举点赞。一天之后，除了贴在楼下的药品，大罐的消毒液也开始分成一个个小瓶子放在楼下供人取用，不方便的则托小区的物业送货上门。

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这一条爱心的锁链中来，每一个人都是爱心锁链上的一环，传递越多，爱心助力越大，也能将更多的爱心传递下去。在接受别人馈赠的同时，我们在有余力的同时，也能更好地帮助别人。

一板小小的退烧药，推动了大大的互助浪潮。人间的大爱，让这个寂寂冬日充满着向善的温度，传递到每一个需要的人。

忆乡间孩童新年美食

□姚崎锋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圈内，各种美食是越来越繁杂，乡下集市上也是随处可见了。但我仍想说说当年儿时与新年有关的那些美食。

番薯饼是秋后常做的。番薯饼可以生吃，就是太有韧性，得咬大半天，把牙帮咬得生疼。奢侈的吃法是在油锅里炸，只听得“噉噉”的一阵声响，它们便成了耀眼的金黄色，咬一口，嘎嘣脆，带着番薯和豆油的清香。那时的家长是不会轻易把炸好番薯饼示人的，而是用塑料袋扎实，偷藏在铁盒子里，过年时招呼亲戚小孩。这也意味着，我们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共享，红彤彤的小手抓起一块，满院子乱跑，时不时咬一口，遇上小伙伴，还透露出几分得意。

冬日的缸里，干稻草裹藏着番薯，已经有了糖分，生吃也是清脆香甜的，我们叫它土苹果。此时，大人们已经完成了做年糕的大事，孩子们的心也开始动了。每每灶间烧火，我们便自告奋勇地要当伙头军，目的是可以煨番薯（或年糕）。等到香味溢出，便把它们扒出来，在地上抡去炭灰后，两手交替地捧着，一边咪咪着吹气，一边剥去焦黄的外皮，迫不及待地咬将下去，满嘴的炭灰，像涂上了口红。这个时候，母亲倒是不训骂，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煨番薯确实好吃，有着黏稠的焦黄的糖丝渗出来。在冬日，手捧一块热烫的煨番薯，闻着扑鼻的浓香，确有着深深的暖意。有时，吃得太猴急了，一不小心就咽一大块下

去，心就烫得颤悠，好久才缓过神来。有时，伙伴一叫，玩兴十足的我们，立马在灶前没了人影，直到最后想起灶里还煨着番薯，待扒开灶火一看，它已煨成了一段炭。

用番薯粉制作的薯饼（窝窝头），我们戏称为“老鼠头”。薯饼的制作很简单随意，用水把薯粉兑成适当的湿团，随便你捏成什么形状都可以。我们习惯于拿一根筷子，把一小团薯粉在筷子一头揉搓成长条形，然后拉出筷子，中空，类似一只小老鼠的模样，在锅里蒸熟，吃起来软甜韧香Q弹非常带劲。

年关的时候，乡下的一件大事，便是做年糕。在年糕的诸多吃法中，煨年糕自然是一种，其方法与煨番薯大体相似。还有一种便是炒或油炸年糕片了，其实也与番薯片的烹制方法如出一辙。

记忆里，爷爷的床头柜上有一个神秘的瓮，那里盛着爷爷的“糙磨粉”，由诸如蚕豆、蚕豆、黄豆、玉米、小麦、高粱、黍米等混磨而成。如今看来，那是难得的集五谷之大成者，现代眼中的杂粮，对健康还有很有益处的。爷爷总会在上地里干活前吃上几口“糙磨粉”。爷爷个子不大，但力气很足，身体健康，活到了96岁，在他90多岁未摔伤前还能挑着水去地里干活，现在想想，也许与他钟爱吃这个有些关系。我们架不住这个馋，经常趁爷爷不在时偷吃他的“糙磨粉”，打开那盖子，满屋香气，只是胆子有些小，怕被人发现，一个劲地往各自嘴里倒，一时间呛着了，把粉末喷得到

处都是，连床铺上也是一层，各自的脸上也是一层，都成了大花脸，急着找毛巾往各自身上掸。后来，我们想了一个法子，用水把粉兑成糊，一勺一勺吃，拌上黄糖后，那味道就相当美了，很像后来吃到的“金味”麦片。其实，爷爷早就知道我们的这点小伎俩了，只是不说穿而已。

每到年关，随着长长的吆喝声和几声震天的巨响之后，村里的空地上便排起了长龙，寂寥安静的村庄顿时热闹起来，不用猜，一定是有手艺人来爆米花了。村子里能爆的货色还真不少，当然爆得最多是糯米、年糕片、玉米、高粱之类，年糕片是我的最爱，一片薄薄的年糕片有时可以爆出鞋底大的一片，我们就叫它“鞋底片”。手艺人不停地摇着那个“粮食膨大机”，一手拉着风箱，不时地塞着柴火，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在人群里大喊一声：开爆了，人群瞬时散开来，只听“嘭”一声炸响，香气四溢，长长的网袋里腾起了热气，人群又瞬间聚拢过来。

人不分长幼，民以食为天，对美食的向往与好奇都是无师自通的，那时的我们压根就没有听说过“肯德基”“麦当劳”之类的洋美食，也不知道有所谓的土豆片、薯片，但我们却在不自觉地创新与实践着。当我们还没有大灶高的时候，便会搬来一条椅子，踩在上面开始做我们眼中的油炸美食了。

前几年，我在淘宝上购了一个家庭用的磨粉机，常常会磨一些薯粉或五谷杂粮，想着法子做各种食物解馋。说起来，这也算是对乡间孩童新年美食的一种回望与传承吧。

葛公哎，公啊公

□支奕

那时候，周平海在小岛的所里上班。年轻，阳光，像一蓬新鲜而饱满的茅草。他的责任区，是一座叫壁下的离岛，五节芒齐腰。他乘着船去上班，在他眼里，摇晃的不是船，而是那座越来越近的壁下岛。他爱给老乡修家具，大家说，你不是警察，你是一个机修工，或者是个木匠。他就嘿嘿笑，他记住他师父给他的话：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事都得干。

师父是老警察，大家叫他秋警官。那天师父来岛上看周平海，给他一张照片，说，你是不是老大不小了。周平海说，也没多老，但确实不小了。师父说，你看，这个姑娘怎么样。周平海一看那照片，就不停地点头，说，我主要是看中她两根辫子。秋警官就沉下脸，说，不要嬉皮笑脸的，人家这是长得好，不是辫子好。我给你地址，你先跟她通信。

那时候，还是个通信的年代。周平海从此爱上了通信，他不停地写信，写海鸟，写台风，写岛上的动物……他趴在桌上，写得比作家还认真。女孩叫秦美棠，在遥远的青海服兵役。周平海就在信中说，青海不应该有海吗？秦美棠就回信，说，青海有草。那你们舟山有山吗？周平海就说，舟山有山，也有海。秦美棠就说，那为什么不叫舟海。周平海想了想，在信中认真地写，因为舟山有了周平海，那就不用再叫海了。

有一天，秦美棠突然在信中说，她们的单位要来缙云，有培训任务。周平海决定去看她，他想送件什么礼物才好，想了半天，也想不到。壁下岛，也买不到啥好东西。但是，壁下岛上的葛公，已红彤彤成熟了一片，像一群生龙活虎的精灵。于是他采葛公，用草绳串成一串，再串成一串，最后用桑叶包起来，小心捧着，像捧着一颗心脏。他跟同事换了班，攒了五天的假期，先坐船，再坐车，再换船，再搭车，历经艰险，终于到了山区。就在他将要抵达那座偏远小城时，突然来了一场暴雨，山洪暴发，车翻了，行李咕噜噜地滚下坡，他也受了伤。但他没觉得受伤，便开始救人。师父秋

警官说，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事都得干。于是他将一个又一个人，背到了安全地带。最后，在一片泥污中，他找到了被桑叶包着的那几串葛公。葛公已经烂了，他就觉得心里很难过。

终于，在五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黄昏时分，周平海见到了秦美棠。黄昏总是有夕阳的，缙云的黄昏美得不得了，天边有朵火烧云。秦美棠就站在火烧云下面，整个人也红了一片。她笑了，长久地看着周平海，周平海也笑了，也长久地看着她。他们仿佛要进行一次长久的会面似的。秦美棠看到周平海手中捧着的葛公，就说，这是什么？周平海说，秦美棠同志，这是葛公。秦美棠说，葛公是什么？周平海说，葛公就是覆盆子，也叫野草莓，有些地方叫阿公公。周平海说，这是我漫山遍野去采来的，采最大的，最好的。我一共挑了五串最好的。周平海又说，可是我坐的车翻了，葛公都摔烂了。

秦美棠又笑了，说，我吃吃不重要，你有没有去采很重要。周平海仿佛懂了，又仿佛没懂，说，反正，我师父说，欢迎你到岛上来。岛上有海鸥，有船，有海鲜，有马灯舞。然后，周平海给美棠唱岛上的乡谣，葛公哎，公啊公；阿妹摘哟来，阿哥等哟半夜过；葛公哎，公啊公；阿哥摘哟来，阿妹吃哟红面孔。

秦美棠就笑，是那种弯着眼睛的笑，笑得周平海心跳得特别快。然后，时间到，秦美棠匆匆进了临时营区。然后，回过来说，给我写信。周平海不停地点头，说，写写写。这时候周平海才记起，他们站在一棵树下，只说了两个钟头的話。

于是继续通信。周平海说，来壁下岛。秦美棠说，还是来青海吧。周平海又说，舟山有海的。秦美棠说，青海有草。他们的通信，后来还是断了，周平海接不到回信。他坐船去镇上电话局打电话，中转了很多道，军线很难打。有一次打通了，秦美棠的单位说，秦美棠已经调走了。总之，秦美棠消失了。很多年

以后，周平海还是结了婚，一切都平静下来了。再后来，师父退休了。再后来，周平海已经是派出所的教导员。

再再后来。其实是二十多年以后的后来了。有一天，周平海站在派出所门口，迎接警校下岛锻炼的新警。新警是一个小女孩，活泼开朗，她介绍自己说，领导好，我是宁夏人。小女孩说，妈妈告诉她，舟山的海岛上有葛公的。小女孩还说，妈妈告诉她，希望她长大了当警察。

周平海就问，你妈妈是谁。小女孩就说，她叫秦美棠。

小女孩又说，她妈妈一直在等一个人的信，但是等不到。她想打电话，可是那座岛上没有电话。她后来就病了，等到病稍好些，终于打听到，她想打电话的那个人已经结了婚。

那你又是谁？舅舅是我亲爹。他见我妈妈可怜，把我过继给我妈。我妈让我当警察，她还动员我的表兄弟表姐妹们当警察。我们问为什么，她说，当警察的人，好。我说，为什么当警察的人好。她说，反正，好。

她现在在哪儿？我妈死了。我妈妈的地方，朝向南方，也许能看得到的南方的舟山岛吧。对了领导，我妈妈说的葛公长得啥样。

第二天，天蒙蒙亮，海岛大雾。小女孩起床，一片茫茫中，看到窗台上放着一捧用桑叶包着的葛公，红得鲜艳。小女孩就抬起头，看到了教导员站在派出所院子的一堆草中，说，这就是葛公。

周平海身上已经被雾水和露水打湿了，他起了个大早，采了最新鲜的葛公迎接这位海岛上的新警女孩。他的耳边，就响起了乡谣。葛公哎，公啊公；阿妹摘哟来，阿哥等哟半夜过；葛公哎，公啊公；阿哥摘哟来，阿妹吃哟红面孔。

在乡谣的声音里，所有的时光迅速倒退。年轻的警察周平海的面前，是站在缙云营房门口的女兵秦美棠。二十岁的美棠扎着两个小辫，一双大眼睛，一件花格子衣裳。她漂亮得像一道光，一晃一晃的。一晃一晃。

我的奶奶

□余勤业

奶奶走了。走的时候，儿女都在身边。

奶奶的身躯很小，内心却很强大，在后辈心中的形象很是高大。

15个月前，奶奶被查出了和15年前爷爷得的一样的肺病。家人听从了医生的建议，都瞒着她，说是只有某个指标高了一点点。奶奶听了很开心，嘴里嘟囔着白白浪费了这800多元检查费。直到过世前两星期，奶奶一直一个人静静地守着老家的四间平房，没有给后辈添过一丝“麻烦”。

16岁那年，奶奶见了爷爷一面，就下定决心嫁给爷爷。上辈人说，19岁的爷爷很上进，长得很帅气。奶奶和爷爷这样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吧。直到奶奶过世第二天，她的小妹一句“你奶奶嫁到这户人家苦了一辈子”，才使人深深地体会到了奶奶为自己选择的爱情付出了多少。

奶奶祖上为当地商贾，家境较为殷实。小时候的奶奶聪明伶俐，还刺得一手好绣活。祖辈们对她这个大孙女也是最为疼爱。奶奶的思想是解放的，1949年前夕，她嫁给了贫下中农的爷爷。可想而知，在讲究婚姻门当户对的“旧社会”，她这样做得冲破多少束缚，背负多少压力。相比她嫁到干部家庭的两个妹妹，这反差在当时得有多悬殊。日常中，他们俩几乎没有吵过架。偶尔爷爷有脸红脖子粗，最后也都是奶奶顺着。作为长子的父亲13岁开始到生产大队挣工分，帮着爷爷奶奶照顾五个弟妹。一家子人的生活物质上是蛮苦的。在奶奶心里，是否有过后悔已无从知晓，但她的言语和脸上从未有过表露。哪怕在咽气前的两个小时，她还乐观地惦记着远在法国的孙女过得好不好。

奶奶和爷爷总是努力地想把他们的小家庭经营好，为他们自己的爱情，也为后辈能过上宽裕一点的生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海岛偏远农村。在奶奶的提议和坚持下，他们用省吃俭用的450元积蓄承包了村里的一片果园。说是果园，那是后话，因为刚承包时里面的果树根本不长果子。

这也是让后辈们和七邻八舍最为叹服的地方。爷爷凭借着担任村里林业队长时积累的经验和技术，第二年就让果树开始开花、结果。但奶奶和爷爷并不满足于此。为了让这片果园成为家庭的幸福源泉，爷爷有空就跑林业站、农机站学方法，然后再到果园里实验、实践；奶奶也开始研究如何防虫害、增产量，然后想方设法跑市场、拓销路。第三年春天，满园花海；到了秋天，自然是果香宜人。

尝到了甜头，奶奶和爷爷寻思着怎样再在果园里搞点名堂。于是花生、芋头、红毛番薯都套种上了，用大棚、用薄膜，错季生产，错季销售。如此经营思路和经营模式，加上全家总动员群策群力，奶奶和爷爷很快成了那个年代响当当的“万元户”。那几年，他们的脸上总是洋溢着灿烂而又满足的笑容。

生活条件好了，高兴的不止是爷爷奶奶。孙辈们更是盼望着快点过年、天天过年，好让爷爷奶奶压岁、买新衣服和各种花花绿绿的糖果。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学第一个寒假过年，奶奶就给了孙子一个百元红包的喜悦。这个“大手笔”缘于那年腊月。奶奶一人独上杭州，在服装批发市场用大包小包装了一大堆衣物回到乡里贩卖，一星期时间就赚了2000多元。不知道奶奶是否从广播里的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悟到了什么，也不知道她怎样说服爷爷或者是爷爷怎么会放心让年过六旬从未出过远门心爱之人只身北上。事非经过不知难。对于一个农村老太太，去一趟杭州再折腾几天能有这么个收入，那个爽心是一股言语难以表达的。

送奶奶上山那天，儿孙们和帮忙的叔叔婶婶、七大姑八大姨还在不停说这事。大家的心里只有一个大大的“服”字。

爷爷过世后，奶奶也休息了。冬天晒晒太阳，出门打打麻将。步入新时代，奶奶每月领着养老金和高龄补贴，时不时地和左邻右舍感慨着“共产党的政策真好”。

一路走来，奶奶有苦，也很幸福。